

嘉靖《雄乘》史料价值探析*

李建武

提 要: 嘉靖《雄乘》是雄县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该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保存了雄县诸多珍贵史料,同时也开创了雄县地方志编撰的历史,万历、康熙所修地方志亦以《雄乘》为名。书中有大量关于雄县当时现实问题的评论,体现了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

关键词: 雄县 史料价值 地方志 嘉靖

嘉靖《雄乘》是河北省雄县第一部地方志,该志系统记载雄县地理形势、自然条件、风俗特产、职官设置、人物事迹等,对保存地方史料、了解明代雄县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对当前挖掘雄县历史文化资源、服务雄安新区文化建设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价值。

目前尚无专文对嘉靖《雄乘》进行专门探讨。但该志价值极高,陈光贻《稀见方志提要》(齐鲁书社,1987年)就提到了该志。该志现存版本仅有天一阁所藏嘉靖十一年(1532)刊本,为最初刊本,版心题有“栎亭别业”四字,尚未有人解读,有较大研究空间。

一 嘉靖《雄乘》的编撰过程

雄县原无地方志,前县令马纪、前任教谕魏纶曾经组织修纂,未成。作为雄县第一部地方志,《雄乘》编撰于明嘉靖年间,成书于嘉靖十一年,在时任知县谢九仪支持下、由时任雄县教谕王齐编修而成。王齐,字元修,号镜堂子,河南新蔡人,具有极高的史学素养,“博物洽闻,天分高,擅史才。其为乘也,核而精,质而正,严而有则,旨远辞文,而不诡于雅,是故可以永式矣”^①。王齐任职期间发起多项文化活动,对雄县文化教育的繁荣作了很大贡献,后由于政绩突出升任任丘县令。^②现存嘉靖版《雄乘》版心题有“栎亭别业”四字。栎亭是地名,在河南新蔡县。杜预曰:“汝阴新蔡县东北有栎亭。”(《春秋左传集解》)版心题“栎亭别业”四字乃因王齐是新蔡人,世居栎亭,可知嘉靖《雄乘》的编撰及内容与王齐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方志编修是地方文化事业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嘉靖《雄乘》编纂时间在明代北直隶方志中属比较早的。明代方志编纂俨然已成一种风气,早在永乐年间朝廷就曾经派遣官员到各地征求事迹和旧志书以便纂修全国志书,后于天顺年间修成《大明一统志》。但各地方志编纂进度不一,正德以前北直隶方志数量较少,嘉靖以后新修方志数量大幅增加。《雄乘》正是此种背景下较早编纂而成的。之所以命名为《雄乘》,乃仿古制。“乘”是一种古老的史书体裁,最早见于春秋时的晋国史书《乘》,与楚国《杻杙》、鲁国《春秋》都是记载诸侯国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晋之《乘》、楚之《杻杙》、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离娄》)。雄县首部地方志以

*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钦差内官与明代北直隶地方治理研究”(项目编号:BJ2017077)的阶段成果。

① 嘉靖《雄乘》卷首《叙雄乘》,“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页。

② 参见秦廷秀等修,刘崇本纂:《雄县新志·文献略·人物篇》,民国18年(1929)铅印本。

“乘”名之，乃取其古义，“乘疆域以正封也，乘山河以明绩也，乘风土以经俗也，乘田赋以恤隐也，乘建置以序位也，乘礼制以昭度也，乘官师以鉴治也，乘人士以章猷也，乘选举以右教也，乘祥异以示畏也”^①。可知该志内容包罗万象。

二 嘉靖《雄乘》体例及内容

嘉靖《雄乘》内容丰富、体例完整，卷首有雄县境之图、县城之图、县治之图、县学之图。

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疆域、山河、风土、田赋、建置五部分。下卷包括礼制、官师、人士、选举、祥异5部分。每一部分又分若干子目，如疆域分沿革、社屯、封土、分野、形胜、街、坊、店、市、村类等历史沿革情况和现辖区划。建置包括城池、公署、县治、学校、县属、仓库、铺舍、堤桥、武备等官府机构和重要基础设施。官师则包括抚臣、守将、刺史、同知、判官、吏目、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使臣、流寓等历代和现任官职人员。该志将雄县历史沿革和现状发展都囊括在内，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

《雄乘》在保留史料时基本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如该书记载雄县历史沿革时，并没有完全忽略少数民族政权曾经在此统治的事实，“永康后陷于石赵，据于慕容燕，夺于苻秦，复于晋，归于元魏，至高齐省入郑州”^②。比较详细记载本地在后赵、前燕、前秦、东晋、北魏、北齐等政权时期的建置归属。

该志除记载各方面内容外，编者王齐以“王齐曰”的形式对部分内容发表评论，这种形式亦非常少见，评论非常珍贵。王齐所发评论对深入了解全书编修意图有直接的帮助作用，如卷一疆域下列“社屯”记载了雄县所辖的12社、7屯，而未对社和屯加以区别，由此王齐加以评论：

社为土民，屯为迁民。迁民皆永乐间迁南人填实京师者，遂以云川贻地给之。今生齿众而地不加，一遇水旱，死徙多矣。虽以七屯出三社之役，犹为不给，请并入以补土民之阙何如。^③

12社居民为土著，7屯居民则为永乐间移民，有利于了解雄县居民分布及移民情况。

王齐不仅关注现实情况，更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在评论中多杂有对地方弊政的揭露。例如“封土”记载了雄县所处地理位置，包括距离京师和府城保定的里数，以及雄县四周的各县。雄县地理位置优越，正当北京与南方的要冲，“右跨白沟，前临易水……角峙双雄，带环诸水，近则京师之咽喉，远则东南之门户”^④。这本是该县的优势，但王齐敏锐觉察到地理位置对雄县所带来的送往迎来的巨大负担，“雄以裁减小县，界于新城、任丘巨邑间，且路当冲要。迺者送迎不视界石，而惟中道是代，民有不均之叹矣”^⑤。

雄县山、河众多，流经的河流有20条，淀有29处，村落数量也非常多，本应属富庶之区。但由于全县地势不平，水患多发，导致雄县“庶而不富”，值得管理水务官员深思。“地之在东

^① 嘉靖《雄乘》卷首《自叙》，第2页。

^② 嘉靖《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7页。

^③ 王齐《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8页。

^④ 王齐《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9页。

^⑤ 王齐《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9页。

南者独远且下，而九河之水归焉，故东南之民十年九涝，在西北者亦时有白、卢二沟之患，此庶而不富也。司水衡者可得汲汲焉。”^① 书中并附有王齐《修河疏》一文，洋洋千余字，反映出王齐对治理当地河患的计划。

三 嘉靖《雄乘》的史料价值

《雄乘》在雄县地方志编修史上有开创之功，其内容、体例也被后来方志所借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一是保存地方掌故。地方志最原始的作用即为地方保存史料。如雄县得名，卷上之《沿革》记载：“西南二里曰大雄，突出群表，县因名。”^② 可见县名取自当地一个地名。明代嘉靖年间雄县所辖村落，有15街、20坊、6店、9市、47村、25庄、3台、2湾、5头、4口、1务，“雄之村落庶矣”^③。对了解雄县下辖村落很有帮助。将其与当今村镇名称相比，也可见地名之变化。

该志还引用其他稀见史料有关雄县的记载，保存了很多散佚的史料，如《风俗》引《翰墨大全》记载“其俗射猎，其业耕织，风俗尚劲”；宋刘涣记载“稍事诗书之习，略无浇竞之风”；《图经》记载“士轻生而尚义，有荆轲之遗风”；《保定郡志》记载“民质朴劲勇，不以浮华为习，而以耕织为生”；《通考》记载“宜犬豕马牛羊”。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窥见雄县古今风俗的变化。王齐则描述雄县风俗：

人士都矣，典礼繁矣，气节崇矣，文日盛而质日微矣。草莽者野而伪乎？胥史者狡而谄乎？市井者轻生而罔利乎？其燕赵遗风固然乎？转移之机则有司存。^④

以荆轲为代表的燕赵侠士遗风对雄县风俗影响很大，直至明代仍可见其遗留。此外，王齐还引用了沈括《梦溪笔谈》等书。

在王齐的笔下，雄县是一个物产丰富之乡，“土产”包括谷、畜、果、蔬、瓜、鳞、介、木、花、禽、草、虫、药、货等十余类二百多种动植物。王齐称之道：“雄亦乐土也，五谷备矣，肉帛具矣，果酒嘉矣，材木任矣，花草娱矣，药物需矣，鸟兽鱼鳖若矣，货财通达矣，仰观俯察，养生丧死，无憾矣。雄不得为乐土乎！”^⑤

王齐对部分史实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详细考证。如《大明一统志》记载雄县有春秋名相晏婴墓，《保定郡志》记载雄县西楼村有北宋名将焦赞之墓，但王齐经过调查发现“今焦墓在山东长山，岂以赞为用远祖而误以用墓为赞墓耶？若晏平仲乃齐晏婴之字也，今婴墓在临淄齐子城，而高密又有庙焉，吾雄在春秋为燕地，而平仲足迹未尝至燕，岂得墓在雄耶”^⑥？王齐并未强行将雄县和名人牵扯，做到了客观公正地记载历史。

二是记载明代雄县状况。地方志不仅记载当地的历史沿革，而且也会记载修志时地方的实际

① 嘉靖《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12页。

② 嘉靖《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7页。

③ 嘉靖《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11页。

④ 嘉靖《雄乘》上卷之《风土第三》，第23页。

⑤ 嘉靖《雄乘》上卷之《风土第三》，第29页。

⑥ 嘉靖《雄乘》上卷之《风土第三》，第24页。

状况。从嘉靖《雄乘》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嘉靖年间雄县的社会状况和民风民俗。

“时序”记载了当地一年四季所应当从事的活动，比其他史书简单罗列一年节气所详细得多，充分反映了明代雄县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如正月：

孟春之月，厥元日，五鼓更烛炷香，悬天灯，祀真宰、祀先毕，家众以次称寿。既遂，出贺婿，至以物酬之。是日西南风，收秫；霜重，收绵。越三日，拜墓，会宾。厥春日，昧土牛，茹春饼，荐白葡。野人取牛土，书门曰“百事大吉”。厥元夕，先后张灯放花，睇者达曙。厥十六日，病妇群聚窰下，曰陶炙。家人蒸纸及剪裁为九条，信手结之曰结羊肠，卜休咎。女子邀厕姑卜流花、问吉凶，又剪彩簪之，以相夸尚。至暮，过瓦桥度厄，或投瓦桥下。厥廿五日，以灰为梯囤形，中撒五谷，砖石压之，曰填仓。是日也，亦喜为枣糕逆女。是月也，遣童子入学，农夫于耜粪田。^①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有明显的变化，王齐也认识到当地风气的变化，与整个明代风气变化趋势、时间点都保持一致。“成化弘治之间，俗尚勤俭，民多殷富，男务耕读，女务蚕桑，服以木绵，屋蔽风雨。虽大族巨商，婚不论财，速客以八簋为上，酌以大斗，三行五行即止，是以民无游食，官多远久。今也皆不然矣，是故一遇荒歉，虽富室亦称贷以卒岁，他可知已。观风者溯流穷源，长为太息。”^②

三是关注国计民生，解决现实问题。针对雄县河患较多的问题，王齐除上《修河疏》外，还对当时修河的办法提出质疑：“雄之河皆西北山，水实浑浊易淤，故多塞，今之通者亦浅于往年矣。君子罔浚而小人方以曲防为功，是诚筑垣而居水也，果禹之治水乎？抑圭之治水乎？吾不得而知也。”^③

人口和赋役是古代县官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数量变化及多少体现的是该县繁荣程度。该书详细记载了雄县在明代历朝人口变化：

北直隶普遍有大量皇亲国戚之庄田，雄县亦是，该县有清宁宫庄田、柏氏庄田、马驹马庄田、焦驹马庄田等。大量庄田给雄县造成了较重的赋役负担，“庄田及牧马草地素湾下水涸，民争佃之，种未复而水即还矣。三数年来包纳累甚，欲吐不可得也。呜呼，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此其为凡民也欤”^④？明代北直隶承担赋税、徭役十分繁重，为生民大患，雄县亦如此，王齐徒增感叹而束手无策。

洪武至嘉靖时期雄县户口数表^⑤

在位皇帝	户数	口数
明太祖	1773	13257
明太宗	2357	21346

① 嘉靖《雄乘》上卷之《风土第三》，第24页。

② 嘉靖《雄乘》上卷之《风土第三》，第27页。

③ 嘉靖《雄乘》上卷之《疆域第一》，第14页。

④ 嘉靖《雄乘》上卷之《田赋第四》，第32页。

⑤ 笔者根据嘉靖《雄乘》上卷之《户口》第30页内容整理而成。

(续表)

在位皇帝	户数	口数
明宣宗	2283	20895
明英宗	2439	23193
景泰帝	1987	19736
明宪宗	2526	26096
明孝宗	2345	22148
明武宗	2276	21539
明世宗	2355	29810

王齐在《雄乘》下卷最后列有秦至明历代所出现的祥异，并没有祥瑞的相关记载，主要记载历代出现的灾异和规模较大的战事。古代祥瑞多为阿谀皇帝而作，而灾异则提醒统治者要爱民，“爰责我人见休思愧，见灾思省，庶几夙夜天威攸霁”^①。足以见王齐忧国爱民之心。

《雄乘》史料价值很高，引用大量其他有关雄县史料，并且有考证，对了解明代及其此前雄县历史和现状有着重要的作用。修志对当地民众教化亦有积极作用。“噫，雄乘修而邑之善者劝，恶者惧。其辅世立教而功德，雄人者与雄相终始矣，披阅之下竦然起敬，乘其雄之春秋也哉。”^②

作为首部雄县地方志，雄乘还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若夫删繁剔秽，补阙正讹，更有望于大方诸君子云”^③。不仅其内容有增删之处，如名人墓所载有限，“识此以待博古者”。而且其体例亦有不完善之处，如缺少“艺文”，这对于保存地方文献非常不利。书中对佛道人物大加排斥，记载了县中4庙、22寺，但评论曰：“右所附皆左道不经，或祀非其人，人非其地，或琳梵耗民，缙黄避役，当削不削者，仍其迹也。”^④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王齐对佛教、道教持抵触的态度，认为其属于左道，本应删掉。

此后，雄县在明万历朝、清康熙朝、清光绪朝、民国时期修过4部县志，都是以嘉靖《雄乘》为基础。此志对雄县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和广泛，对雄县史料的保存和整理也有巨大贡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对当今雄安新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嘉靖《雄乘》下卷之《祥异第十》，第38页。

② 嘉靖《雄乘》卷末《跋〈雄乘〉后》，第46页。

③ 《雄乘》卷首《自叙》，第2页。

④ 嘉靖《雄乘》上卷之《山河第二》，第23页。